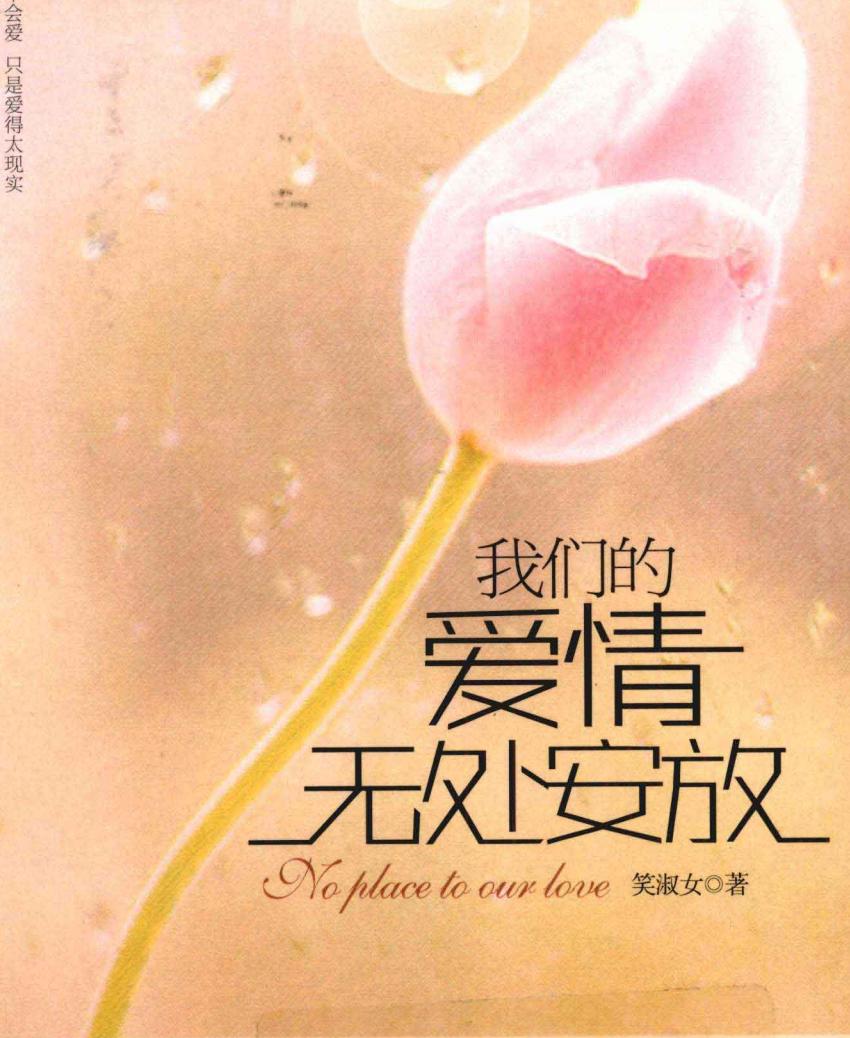


我们不是不会爱
只是爱得太现实
我们不是不懂爱
只是爱得太计较
我们不是没有爱
只是爱不起也伤不起



我们的 爱情 无处安放

No place to our love 笑淑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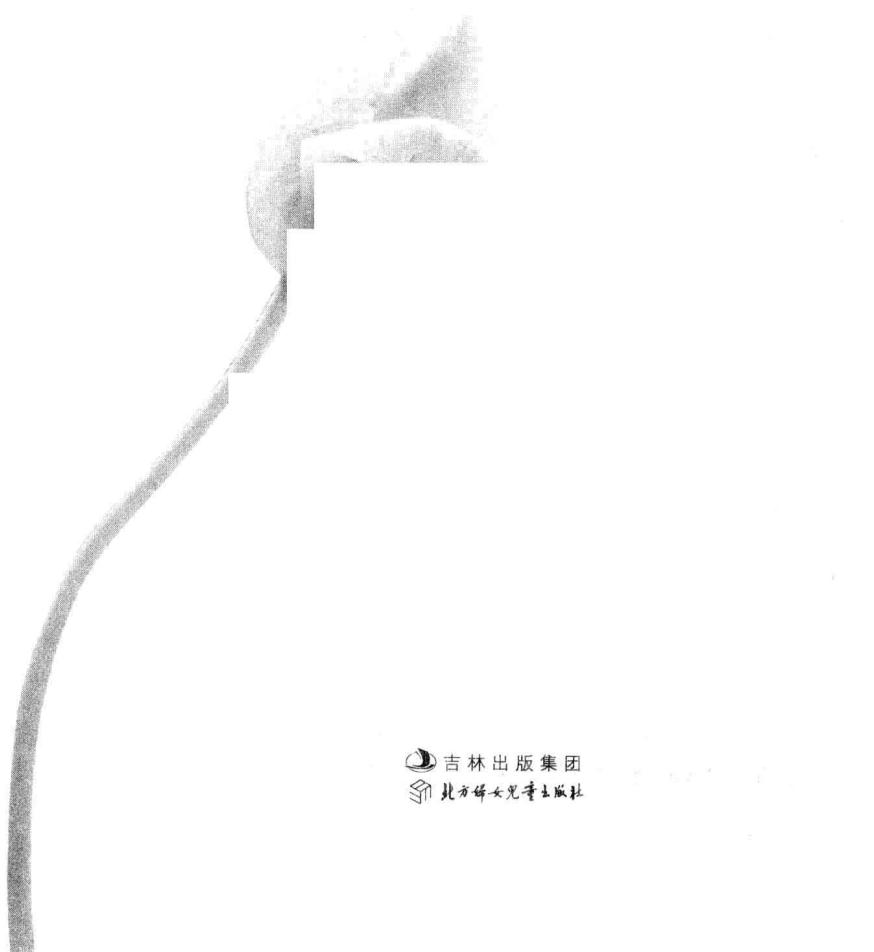
2012年，
你,还在单身吗?

暧昧很近》
年巨献之姐妹篇

大龄剩女与三无剩男的婚姻博弈战
在这漂泊不安的年代，我们的爱情将安放何处？

我们的爱情 无处安放

笑淑女◎著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爱情无处安放 / 笑淑女著.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85-6042-8

I. ①我… II. ①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7406号

我们的爱情无处安放

作 者 笑淑女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王天明 孙 健

版式设计 刘碧微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36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44803

发行科：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6042-8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5644803

自序

这部小说关注的是现在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大龄剩男剩女为婚而婚、将就婚姻的问题。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即大多数的剩女是“自造”的——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长相也无可挑剔，因择偶要求较高，高不成低不就而主动剩下了；而大多数的剩男是“被造”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经济条件差，无房无车无家境，在目前男多女少的社会状况下，自然被剩下了。

关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剩男剩女问题，有人根据目前中国的传统婚配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导致最后剩下甲女和丁男”，提出了剩女宜将眼光放低，甚至甲女可以尝试嫁给丁男的建议。

也的确，如此庞大的剩男剩女群体，如果不自行内部消化，又该从哪里寻找出路？

对于大龄剩女来说，年龄增长造成的婚嫁贬值带给她们的恐慌以及身边亲人施加的压力，使得她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下嫁”，择偶标准从最初的“嫁一个优秀的、能力在自身之上的男人”降到了“无所谓优秀，无所谓经济条件，嫁一个人品好、对自己好的男人”。

而对于大龄剩男来说，虽然没有明显的年龄贬值问题，但也同样面临着亲人施加的结婚生子的压力，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农村的大龄剩男，结婚成家、传宗接代更成为其人生的第一要务，也位列“孝道”的第一条。

于是，一个恨嫁，一个急娶，就有了将爱情视为奢侈品、而将搭伙过日子等同于婚姻的“为婚而婚”现象。

与普通的婚姻相比，这种带有“下嫁”“凑合”烙印的将就婚姻势必要经受更

多的考验：譬如更贫瘠的经济基础VS更现实的婚姻诉求，更脆弱的感情基础VS更容易发生信任危机，等等。同时，与普通已婚女人相比，大龄剩女在将就的婚姻里头，所产生的心理落差和对安全感的患得患失可能也更为严重。

小说正是基于这样的选题立意，以2008—2011年的厦门为故事背景，设计了大龄剩女杜敏和“三无”剩男方诚实这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当代大龄剩男剩女所面对的生活压力和内心世界，揭示了在当今大龄剩男剩女“为婚而婚”的婚姻中所潜藏的一系列危机，也重新诠释了“门当户对”这个在许多婚恋小说中已经多次反映过的话题——其背后蕴藏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不同的成长背景、家庭背景所带来的诸多分歧。这些分歧也绝不仅仅包括生活习惯、交际圈、消费观、生活观的差异，更有对家庭责任的理解、对理想婚姻的理解，甚至是人生追求上的巨大差异。

本书抛砖引玉，希望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故事，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大龄剩男剩女在婚姻抉择上的两难心态和正在陷入的一些误区，希望能给大家在婚姻大事的决策和经营上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在天涯上看过一个帖子，作者海伦在《你准备好结婚了吗——婚前要知道的一些事情》中写道，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不同的人，要在一起过同一种生活。我们不同的习惯、性格、观念，都会成为日后烦恼的来源，而“同一种生活”，会在这些“不同”的冲突中逐渐变形，最后，谁都不会拥有自己真正想要的理想婚姻，却都变成了怨男怨女。因此，在结婚前，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先问问对方，你理想的婚姻，是什么样子？

我们和理想婚姻有多大的差距？大到了什么程度？是可以调整，还是相差太远，不能兼容？

在大龄、生活压力、亲人们以爱的名义施加的种种压力面前选择匆匆为婚而婚的我们，在结婚之前是否都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呢？

只有尊重婚姻，尊重自己的内心，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谨以此书献给正在婚姻的理想和现实之中挣扎的你们，我们。愿大家都早日收获幸福。

笑淑女

2011年6月6日晚，写于厦门

Contents
目 录



自序 001

第一章 为婚而婚 001

第二章 当贫民夫妇遇上中产夫妻 029

第三章 贫贱夫妻百事哀 050

第四章 房奴，孩奴 071

第五章 好家长是婚姻润滑剂 098

第六章 不得不啃老 121



Contents
目 录

第九章 为错误的感情债埋单的往往是女人 ... 207

第十章 职场失意，情场得意 ... 246

第十一章 东窗事发 ... 276

第十二章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 310

第一章 为婚而婚

I

2008年10月。厦门。

恰逢周末。

杜敏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依然对着镜子扒拉眼部的小细纹。

自从在右眼角发现两道浅浅的细纹后，她如临大敌，一改往日爱熬夜的恶习，还不惜血本，花600大洋买了一支抗皱眼霜。

两个月过去，右眼角的细纹未见淡化，左眼角反而冒出了第三道新的。这让杜敏未免有些心慌气短：她才29岁，还没嫁人呢，未老先衰可就完了。

正当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的时候，搁在手边的手机响了。瞟了一眼屏幕，见是方诚实打来的，杜敏并不着急接，而是站起身去了盥洗间。

手机唱了一会儿S.H.E的《安全感》，停了。过了片刻，手机又开始唱NaNa的《Lonely》——这是有新短信进来的提示。

杜敏依然不慌不忙地洗她的脸，一遍温水，一遍冷水，仔仔细细洗完才返回梳妆台，开始有条不紊地走护肤步骤。一切完事后，她才抓起手机瞟了一眼短信内容——果然还是方诚实发的：“小杜，起床了吗？今天天气不错，一起去爬山吧！”

方诚实是杜敏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比她大两岁。两人见面聊过一次后，杜敏感觉不太满意，就委婉地表示了不想继续交往的意思。按照她过去几个月的相亲经验——大龄青年的时间和机会都有限，既然她已经表了态，方诚实从此也应该像其他相亲男一样销声匿迹，马不停蹄地继续寻找自己的一下盘菜去了——没想到几天之后此人又打来电话，很是诚恳地说了一番话，大体是既然都还没找到合适的，那还不如先当普通朋友处着，后面的发展就顺其自然之类的意思。杜敏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状况，在不知所措之下，她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之后抱着不主动不拒绝的态度和方诚实来往，转眼已一月有余。

杜敏其实并不是很想结婚，她之所以成为大龄剩女跟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早几年不想结，是因为那时她把婚姻想得太过崇高，以为必须是爱情水到渠成的结果。这一两年不想结，则是因为她忽然间又想明白了两件事情。

其一，爱情可遇不可求，年纪越大越难求，所以，也许只有四成的婚姻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

其二，这四成由爱情促成的婚姻并不见得比另外六成牢靠。因为爱情是一阵子的风花雪月，靠的是激情、冲动和荷尔蒙的相互吸引；婚姻是一辈子的柴米油盐，靠的是理智经营和经济基础的保障，没有面包的婚姻是最不牢固的。

只可惜，29岁才意识到面包很重要的杜敏忽然发现，有面包的男人几乎全被她错过了。上交友网站不过半年，她已经开始体会当过季蔬菜的滋味：但凡有房子、收入尚可的适婚男都很抢手，可选面很宽，对她这种年纪的女孩并不感冒，对她青眼有加的反倒都是些离异男、小弟弟或者三无剩男。一想到自己的选择面突然变得这么窄，未来的婚姻既没爱情又没面包的几率可能很大，她结婚的动力自然大减。

当然了，结婚的动力虽弱，相亲还是得拖拖拉拉地进行的。因为这事有人专门盯着——亲爱的老妈每个周末必来电骚扰，不厌其烦地提醒她：女人年纪越大越难嫁，一定要抓紧时间结婚生娃。杜敏虽然对老妈这种一句话唠叨上百遍，折磨到她耳朵起趼的高压行为极为不满，但听的次数多了，多多少少会听进一点去——毕竟她还没有孤老终身的勇气，既然迟早都得嫁人，早嫁当然比晚嫁好，谁叫中国男人眼中的女人的身价是和年龄成反比的呢？

杜敏之所以对方诚实不满意，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三无”剩男，跟她以前那些优秀的追求者根本没法比，甚至跟她放一起，都算不上是条件相当的。

比如说家境。

杜敏来自一个工薪家庭，独生女，亲属都在国企或事业单位工作，虽然谈不上富裕，但一直都是衣食无忧的小康家庭。而方诚实则来自本省一个很有名的贫困县，家里兄弟姐妹众多，而且几乎所有的亲属都在小山沟里务农。

再比如说学历和工作。

杜敏毕业于一本院校，在岛内一家颇有名气的货代公司做资深客服，算得上工作体面、收入稳定。而方诚实再交友网站上的资料虽然填的也是本科，但见面聊了之后，杜敏才知道他是从本省的一所三流院校毕业的，目前在岛外一家不大不小的工厂做设备工程师，年龄虽然比她大了两岁，收入却比她还要少一些。杜敏有学历情结，在她眼里，两个人虽然同样是本科，但方诚实的那个本科跟她的比起来，显然没什么含金量；杜敏也有“白领”情结，在她看来，一份工作不但地点在岛外，而且还是在工厂车间里的工作，基本就和“蓝领”画上了等号。因为在厦门，“岛内”等同于市区，是商业、文化、购物中心、写字楼的聚集地；而“岛外”等同于郊区，主要是工业区和广大农村。杜敏身边的女伴谈起岛外一向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她想自己如果真找了个在岛外工厂车间上班的“蓝领”男友，到时在她们面前岂不是更加抬不起头？

这些，都是杜敏心里的疙瘩，让她心不甘情不愿——她可以不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但找个条件相当的总不过分吧？

当然，撇开家境、能力和经济基础这三项大硬件不谈，方诚实其他方面其实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外表。

国字脸，浓眉大眼，鼻梁高且直，不算很帅气，但很耐看；身高172cm，体重70kg，身材虽然称不上高大但挺结实，走在身高163cm、体重不过50kg的杜敏身边，倒也颇能让她找到几分小鸟依人的感觉。

再比如说做事稳重用心。

方诚实对于两人的周末活动，总能妥善安排，比如这次约了打乒乓球，那下次就会改为逛公园或者爬山，虽然花费不多，但内容绝不雷同，约会的场所也选得很得体；和杜敏在一起，不算很健谈，但总能找到恰当的话题，绝不会让气氛闷着。杜敏和他相处几次下来，虽然感觉此人有些寒酸土气，但挺踏实细心的，相处起来倒也还轻松。

2

杜敏给方诚实回了电话，两人约好9点半在文屏山庄站碰头，然后一起去梅海岭走走。看看时间还早，她先化了个淡妆，然后挑了一套休闲服换上——Etam的针织衫搭配Only的牛仔裤。自从过了27岁，杜敏就狂热地爱上了能让她看起来更显年轻的Only和Etam，所以，她的衣柜里的衣服有一大半都是这两个牌子的。

半个小时后，杜敏所坐的公交车缓缓停靠在文屏山庄站。一下车，她就看到了等候在车站旁，手上提一个红色塑料袋的方诚实。

方诚实也看到了她，当即高兴地走了过来：“小杜，你到了，真准时。”

“嗯，你几点到的？”杜敏下意识地瞄了一眼他的鞋——今天爬山，方诚实没有穿他那双掉了好几处漆的皮鞋，换了双崭新的旅游鞋，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穿着他那条特别肥大的西装裤，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我提前了几分钟。”方诚实一边回答，一边从塑料袋里掏出水给她，“渴了吧，先喝口水？”

“谢谢。”杜敏接过瓶子，扫了一眼外包装，“紫云矿泉水，产地厦门灌口……你在哪儿买的水啊？没有这个牌子的矿泉水吧？”

“在车站对面的小店买的。一块钱一瓶的水，还要认什么牌子？喝起来都差不多。”

当然要认牌子，否则喝了小作坊灌装的自来水怎么办？杜敏抿了抿嘴，果断地把水还给他：“我现在不渴，先放在你那儿吧。”

“……行。”方诚实微微皱了皱眉，把水重新装回袋子，“走吧，去梅海岭。”

经过这一问一答，两个人都有些意兴索然，当下默默无语地沿着文曾路慢慢往上走。

一路上，来来往往的私家车络绎不绝，像他们这样走路闲逛的人倒没几个。说起来，文曾路也算是厦门最美的观景山路之一了，前段连着繁华的市中心，后段通往环岛路海滨，沿途要经过不少厦门知名的景点，比如怪坡、花溪、梅海岭、万石植物园都在它附近，因此，这条路也成了周末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只可惜，近几年在这条山路上穿行的私家车越来越多，导致路上徒步观景的人少了一份悠然自得，多了几分提心吊胆。这不，他们刚走了没一会儿，就有一辆宝马跑车嗖的一声从杜

敏身边掠过，带起了一片飞扬的尘土。

“小心！”方诚实下意识地把杜敏往自己身边拉了拉，紧接着又有一辆梅赛德斯跑车呼啸而过。

杜敏道了声谢，顺势摆脱被方诚实拉住的手，主动说话：“真搞不懂在旅游景区里，这些车子为什么还要开得这么快，也不怕伤到无辜的路人？”

“就是。”方诚实应和着，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可以聊的话题，“哎，我来考考你对汽车常识的了解吧。”

“怎么考？”

“很简单。”方诚实指指从身边路过的车，“看logo说出汽车的牌子。”

“行啊！”杜敏很高兴可以借此打破两人间的沉默，“这个基本难不倒我。”

两个人一问一答，倒是很快打发了时间。这时，又一辆黑色的轿车从他们身边开过：“雷克萨斯。”杜敏指着车子，迅速说出牌子。

正在朝前行驶的黑色轿车忽然放慢了车速，开始缓缓倒车，最后在他们不远处靠边停住了。紧接着车门一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钻了出来，冲着杜敏惊喜地招手：“杜敏！”

半路上竟然杀出一开豪车的熟人？杜敏也愣住了，她有些疑惑地看了对方片刻，冷汗忽然哗啦一下冒了出来——她认出了此人是谁。

“我是程大林啊，不记得我了吗？”对方笑吟吟地站在那里，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记得，杜敏怎么会不记得？程大林是她第一家公司的同事，曾经很是热烈地追求了她好一阵。那时杜敏刚毕业不久，身边不乏比程大林条件好得多的追求者，所以她并没有把程大林放在眼里，任凭他怎么献殷勤，就是坚决不给他半点机会。此人死缠烂打地纠缠了她好一阵，直到辞职离开厦门才作罢。

“是大林啊。”杜敏好奇地打量着程大林，昔日瘦竹竿似的小伙仿佛一下膨胀了好几倍，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老板气派十足的男人，“这些年在哪里发展？发财了吧？”

“哪有发财？在深圳开了一家小公司，混口饭吃而已。”程大林半是炫耀半是谦虚，说话间，目光故作不经意地在杜敏身边的方诚实身上一转，“这位是……”

“哦，朋友，方诚实。”杜敏简单地给两人作介绍，“程大林，我以前的同事。”

毕竟是在生意场上混了多年的人，程大林精明的目光略微一打量方诚实，就对他的“实力”有了底，当下只是傲慢地对他点了个头，算是打过招呼：“你们俩去哪里，要不要我顺道载一程？”

“哦，不用了。”杜敏婉转拒绝，“我们就是来这里散散步的。你来出差的吧，你忙你的。”

“不是出差。”程大林笑了，“我来厦门参加一个大学同学的聚会。趁今天还有点时间，就带老婆孩子到处转一转。”他有意把“老婆孩子”四个字咬得特别重。

原来如此，孩子都有了，估计离开公司一两年后就结婚了吧。回想起当年程大林借酒装疯，在公司里放声大唱“杜敏杜敏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情景，杜敏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杜敏当下淡淡地点了点头：“哦，是这样。对了，附近有个怪坡，车子熄了火还能上坡的，你可以带家人去体验一下。”

“好哇，这我倒要体验体验。”程大林热情地邀请她，“你和小方也一起去吧？”

杜敏看了一眼身边的方诚实，再度客气地回绝：“不了，我体验过了。怪坡就在前面左手边，有很多人在上面骑自行车的就是。”

“好吧，不勉强。”程大林从名片夹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杜敏，“难得有机会再遇见你，保持联系。”

这就是传说中的潜力股了吧？

杜敏看看名片上烫金的“程大林董事长”6个大字，再望望在前方不远处消失的雷克萨斯，有些发愣。

“哎，想什么呢？”方诚实碰了碰杜敏，顺便探过头瞟了一眼名片上的头衔。

“哦，在感叹这位大林同志。”杜敏一边把名片放进包里，一边如实回答，“想当年，他只是我们公司一名普通的业务员，没想到5年之后就变成了开着百万豪车的大老板……真是人不可貌相。”

“他追求过你吧？”方诚实关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对。怎么了？”杜敏有些敏感地反问。

“没什么，随便问问。”方诚实适时打住这个再问下去可能要“触雷”的问题。

被他这么话中有话地一问，杜敏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因为她忽然想起了几

年前她和程大林打过的一个赌——程大林离开厦门的前夜喝醉了，深更半夜跑去砸她宿舍的门，当着宿舍其他几个女孩的面给她放狠话：“杜敏，你不选择我，你会后悔的！将来肯定会后悔！”当时的自己也是被他的一再骚扰惹急了，也就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一句：“你放心，我不可能后悔！也犯不着后悔！因为我随便挑一个，都比你强得多！”

没想到，不过5年时间，两人的赌咒发誓就应验了——而且老天爷居然还安排出这么狗血的一幕：让彼时已是大龄剩女的她在和一个三无剩男轧马路时，恰恰被程大林这个昔日她最不待见的追求者撞见，让他亲眼见证了自己当年的那份心高气傲和坚持是多么没有价值和可笑……

“对了，中午想吃什么？”在她脸色阴晴不定的时候，方诚实及时换了个话题。

“都可以。”杜敏还沉浸在懊恼的心境中难以自拔。

“那我们从这里一直爬到东坪山顶吧。”方诚实继续提议，“中午就在山顶吃农家菜，我请你。”

“嗯……也好。”偏偏杜敏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见自己连续两次主动示好都换不来对方的积极回应，方诚实未免有些不快，当下抿了抿嘴，干脆也沉默了。

3

中午，东坪山农家院。

杜敏和方诚实选了一个靠外侧的座位坐下，从那里可以俯瞰农家主人的整片菜地——菜地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以及一小畦薄荷，服务员刚为他们送上的那壶绿意怡人的茶水就是用新鲜的薄荷叶煮的。

“想吃什么？”方诚实把菜单递给杜敏。爬了小半天的山，出了一身汗之后，两人此刻都是神清气爽，上午沉积在彼此心里的阴霾和不快都早已随着汗水挥发殆尽。

“我都可以，你来点吧。”杜敏把菜单推还给他。她知道农家菜的消费对方诚

实来说不算便宜，随便点半只土鸭、两个蔬菜，就可以过百元，因此，还是让他自己控制费用比较好。

“好的。”方诚实求之不得地拿回菜单，指了指桌上热气腾腾的茶水，“那你们先喝茶，薄荷茶——给你们女孩子美容养颜的。”

杜敏笑笑，漫不经心地啜了口茶水。这时，搁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熟悉的音乐在熟悉的时间响起，杜敏不用看就知道老妈每周例行20分钟的劝嫁演说又该开场了。当下，她赶紧抓起手机站起来，走远些找了个人少的角落接起来。等听到电话那边是杜爸爸的声音时，她就有了些许惊讶，再等杜爸爸说完几句话后，杜敏的脸色大变，眼圈一下就红了。她颤抖地把手机紧紧贴在耳边：“爸，你们联合起来骗我的吧？不就是为了让我早点嫁人吗，至于编这么可怕的谎话吗？你们放心吧，我答应你们，今年之内我一定会嫁掉！这次绝不开玩笑，我已经在约会了……不！不！爸你别吓唬我，妈的身体不是一向都很好的吗？上周她还跟我通话来着，还教训我，声音有劲得很呢……不！不可能！爸你别骗我！我不信！妈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说到后面，她有些情绪失控了，大喊大叫起来，整个农家院里坐着的客人刷地一下都把目光投到了她身上。

“小杜，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不知什么时候，方诚实走到了她的身旁。

杜敏无力地放下手机，丝毫不管杜爸爸在电话那头焦急地喊她的名字。10月的正午，太阳还很温暖，她却仿佛置身冰窖，全身都在止不住地打摆子。

刚才，老爸告诉她：老妈生病了，而且是卵巢癌晚期！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扶我一下好吗？”她抖抖索索地把手伸给方诚实，“我想坐一下。”

“噢……好。”方诚实看着眼前脸色煞白的杜敏，有些被吓到，当下半搂半扶地把她扶回座位，并给她倒了杯热茶。

捂着热乎乎的茶杯，杜敏慢慢镇定下来了：“我妈病了，我要马上回家一趟。”

“这么急？”方诚实犹豫地往厨房方向张望了一下——刚才服务员已经把菜单交给厨房了，“吃过午饭再走吧？”

“不了，得马上走。”杜敏坚决地站了起来，“不好意思了。”

“那我也不吃了，我送送你吧。”方诚实也站了起来。

“谢谢，真的不用。”杜敏本想对他笑笑，却只咧了一下嘴，样子比哭还难

看。既然掩饰不了，她干脆不掩饰了，转身就走。

“服务员！”方诚实一边追着杜敏往外走，一边对迎面匆匆赶来的服务员简单地做了解释。

最终，方诚实坚持打车把杜敏送回了家，又打车把她送到了汽车站，一直陪着杜敏，直到她登上回家的大巴为止。

此时不能不说杜敏是感动的。

母亲病重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一根巨鞭，一下打垮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她。她到现在仍旧惊慌失措，要不是方诚实一路陪着她，帮她张罗行李和车票，她真担心自己会随时晕倒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杜敏第一次感到了身边有个男人的重要——哪怕只是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温暖的掌心，一句沉稳有力的话语，都足以成为她骤然坍塌的世界里的一道亮光。

4

观察室里，病床上的杜妈刚做完手术，还在昏睡中。

病房外，主治王医生正在低声跟杜爸和杜敏说话：“手术很成功，病灶已经切除了。如果病人身体恢复顺利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开始第一阶段的化疗。”

“医生，”杜敏满怀希望地问，“我妈是不是基本没事了？”

“这个……还要看后续的治疗情况。”王医生遗憾地叹了口气，“病情发现得太晚了……对于你妈的病，我们也只能说是尽力而为。”

仿佛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杜敏明亮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声音却骤然尖锐起来：“医生，尽力而为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小敏！”杜爸赶紧扯了女儿一把，对王医生点头哈腰，“主任，您忙去吧，我跟她说。”

杜敏不情愿地被杜爸一路拉扯到角落，愤愤地摆脱他的控制：“爸，为什么不让我说话？手术费加后续治疗至少得十几万呢，妈的身体也遭了那么大的罪，竟然只是一句尽力而为，不保证效果！这医院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小敏，”杜爸压抑着痛苦，“你妈是卵巢癌晚期，晚期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当初确诊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差点不肯收你妈住院，说没有治疗意义了你知道吗？是我豁出去这张老脸，求爷爷告奶奶，跟医生说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我也认了，王主任才肯这么快给你妈做手术的你知道吗？医生他是人不是神，有些事情的确是他保证不了的，你明不明白？”

“爸，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杜敏惊恐地看着杜爸，她不明白一向对她慈爱有加的父亲怎么会变得这么残忍，以为她能够承受这么残酷的事实，绝望的眼泪不由得奔涌而出，“爸，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骗一骗我不可以吗？”

杜爸深深地叹了口气，把手重重按在女儿肩上：“小敏，你29岁了，不小了，有些东西……迟早都要学会承受。我和你妈过去太宠溺你了，一直把你当小孩看待，才导致你这么不成熟，现在我希望能够纠正过来……以后的一大段人生路，你还要自己走呢，不学着坚强点怎么行？”

“爸，你的话我越来越听不懂了。”

“现在听不懂没关系，以后总会明白的。”杜爸摸了摸女儿的头，“关于你妈的病，你心里有数就好，千万别在她面前胡说。她一直相信，病灶切除了，病也就快好了呢……这个时候，她最需要的就是信心和希望，这是医生交代的。否则，万一她精神垮了，任何治疗都难以奏效。明白吗？”

“嗯。”杜敏抹了抹眼泪，“爸，你放心吧。哦对了，把你的手机借我，我先给经理打个电话。”

“大周末的，打电话干什么？”

“请假。”杜敏解释，“我要陪着妈做治疗。”

“不行！”杜爸的脸拉了下来，“明天傍晚你就回厦门去，你妈有我照顾就行了。”

“爸，你怎么照顾得过来啊？”杜敏小声叫了起来，“妈24小时都得有人看护，你一个人怎么能行？您是铁人吗？”

“这个你不用担心，”杜爸态度很坚决，“我撑不住了还有你姑姑呢。你给我回去好好上班就行了。今天，要不是你妈右眼老跳，非要在手术前看你一眼，我也根本不会让你赶回来的。”

“爸，是我的工作重要，还是妈的命重要？”杜敏一直压抑在心里的情绪突然爆发了，“她是您的妻子没错，但她也是我的亲生母亲！您有什么权利对我隐瞒事